



春雷

■ 開明文學新刊 ■

春

— 新的傳奇 —

雷

吳天著

國昌

三五二五

丁申江

百六元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另加運匯費)

開明文明學新刊  
“春雷”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吳天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四八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貴陽獨獅子  
重慶西成街衡陽陝西巷  
成都西大街曲江韶西南巷  
桂林環湖北路金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本劇演出，無論職業、業餘，均須徵得作者同意。

# 人物

王殿虎——駐軍司令，五十餘歲。

菲莉——他的姨太太，三十七歲。

王樹本——殿虎的養子。

何正明——菲莉與前夫所生子，二十一歲。

何招弟——他的妹妹。

余太太——正明的姨母。

余一清——她的兒子。

余麗珍——她的女兒，廿四歲。

老張——王公館僕人。

阿四——王公館僕人。

衛隊

羣衆

## 佈景

第一場 王家花園一角，井邊，夜三時。

第二場 王家內廳，次日上午。

第三場 正明姨母家，當日黃昏。

第四場 王家花園一角，井邊，當日午夜。

第五場 王家內廳，幾分鐘之後。

第六場 王家花園一角，井邊，緊接上場，黎明前。

## 時代

一九二七年春三月。

## 地點

江南某大城市。

## 第一場

王公館花園別墅的一角。三月的一個深夜。按照季節，該是春天了，但是這兒全談不上，並無春的消息。黑漆漆地，天上沒有月亮，連星星也是三五寥落可數。一切的東西，都黑魃魃地看不清楚，顯得那樣陰森可怕，猶如墓地。到處都充滿了恐怖，似乎隨時會有陰魂魔鬼出現要攫人的樣子。

仔細看去，才可以分辨得出這原是極爲幽靜典雅的地方，後面偏左有松柏垂柳掩映着花廳的一角，但是由於缺少修理，人跡罕至，因而樹木凋零，雜草叢生，一切都是荒涼寂寞。

花廳前藤蘿架下原有的石桌石凳已經殘缺不全。右面柳樹下有一口古井，顯然現在已經不供人吸水用。井旁有頹磚敗瓦。蔓生的蓬草幾乎掩蓋了長有青苔的井欄。井後則是迷漫的叢樹。

亂草有幾處被人踏過，看得出這兒曾經發生過什麼動亂。井旁有碎石子鋪的小徑直通到花園其他的地方。

約摸是夜裏三點鐘，寒風料峭，除了一二聲草蟲的鳴叫和遠處的梟鳥聲外靜悄悄地，時間像是凍結了，死了。

幕開時，在蒼茫的夜色中，藤蘿架下站着三個人，他們是：王家大少爺樹本和兩個僕人。這位少爺是一個有着魁梧體格，身材高大的青年。今年二十五歲。雖說是長在有錢的人家，可是因爲一向在學校裏讀書，不大懂得世事，滿臉戇氣，人家都說他傻，在大學裏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傻大個」，其實他並不傻，只是有些事想不通吧了。他穿一件當時極爲流行的皮短衣和藏青嘜襪袴。他身後的兩個僕人，一個年老，有着花白的鬚鬚和頭髮，穿一件黑長衫，紮脚棉袴，雙樑鞋，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個老家人。另一個年青的僕人，則穿着一種類似號衣的短服。這時，他們的臉上同樣流露出恐慌，眼睛畏懼地東溜西溜，有一種東西侵擾了他們，使他們神色不定。只有樹本不同，他是思考而好奇地緊張着，他的手裏拿着一柄槍，年青僕人手上則提着一隻搖搖欲熄的燈籠。一圈微光照着他們的身影，身外是遍地黑暗。

樹本（站在最前面，眼睛凝定在井邊樹後。半晌，彷彿看見了什麼，低聲對僕人）別動。

老僕（茫無所見，畏怯地）什……什麼？

樹本（禁止他發聲）噓！……

青年僕人（疑懼地）少爺，您看見了？

樹本（指着遠處，低低地）那……奇怪！



老僕（伸頭探視）在哪兒？在哪……？

樹本 那條小路上……樹後面。（對老僕）老張，你沒看見？

老張 我……我……

青年僕人 是的，（囁嚅地）……是有……那麼一個影子……好像……是的……

（退回來要走）

樹本（走進一步，拉着青年僕人）阿四，你向那邊看，（用手指）那邊！

（遠處有更聲。）

老張 是的，正是這時候，總是敲過三更以後……。

阿四（真也看見了什麼，驚惶失措）哎喲！可不是……「那話兒」來了。

樹本 不要響……這是不可能的。

老張 是的，少爺，就是那樣！我看見過好幾次，長長的，沒有頭，沒有臉，全

身墨黑……

阿四 瞧，他停住了，在那兒找什麼……不，他在走……（嚇得抖抖索索地）走向我們這邊來了。（懇求）啊！少爺！你……（畏縮在石凳上）。

樹本（逼視，不動）已經走過花臺，在白楊樹後面……被槐樹遮了……。

阿四 少爺，你已經看見了！我們還是……還是走吧！（希望少爺放他走）

樹本 不行，還沒有弄清楚……他好像聽見了什麼聲音……。

老張 停着不動了。

樹本 向四面看，……我看不見他的臉……。

阿四 沒有頭，……少爺……我們……（欲走）

樹本 （喝住）站着，你要幹什麼？

阿四 （顫聲）還是避開的好！少爺……我們犯不着跟鬼打麻煩。老天爺……。

老張 我們沒有做過壞事，他不會跟我們做對。

阿四 （着急）可別惹着他，少爺……少爺……。

樹本 （不理）走過來了，穿過那叢槐樹了。

阿四 快……快走……還來得及！

樹本 （熱衷於走來的東西）什麼……我聽見他在說話……他說什麼？

老張 手伸向前面摸索，好像還拿着根棍棒。

阿四 那是哭喪棒，死人用的。

樹本 過來了……近了……更近了……（恐慌地躲到老張身後）。

阿四 啊！

樹本 （衝前一步，舉起手槍，對遠處）站住！我命令你站住，不怕你是什麼妖

魔鬼怪，你也該知道手槍的利害！

老張 他還是向前走着，全不理會，我說，少爺……

樹本 （對外）我再說一句：馬上站住！要不，我這顆子彈會馬上打穿你的腦殼。

阿四 鬼！鬼是無形無影，不怕槍子的。

樹本 少囉囉，拿燈籠來！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

阿四 是！（顛巍巍地提起燈籠）

（一陣風，將燈籠吹熄）

阿四 （大叫）哎喲！（畏縮一團）

樹本 你這傢伙（仍然向前看）他走着，一步一步地！頭也不回，可不是向我們這兒走來了！

阿四 （語無倫次，喃喃地）鬼沒有頭……一個骷髏頭，頭是怕鎗子，槍子怕頭的……

老張 什麼？阿四！

阿四 一定，老張，他是要回到井底的窩裏去了，（抖索着，看井）現在被咱們老爺堵上了，那他……他不……

樹本（對外）你是什麼陰魂魍魎？敢到我們家花園來行兇作祟，你說，你說！

阿四 少爺，鬼不懂人話，他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樹本 這！這！（對外大聲）你再走一步——

老張 少爺，你得看清楚。

樹本（稍和緩，思慮地）是要看看清楚……

阿四 瞧，他還是向這邊走。

樹本（怒）渾蛋！不信制不了你！停住，馬上停住，回我的話，你不停？……

看我打死你。

阿四 少爺！你……你打不死他。

樹本 爲什麼？

阿四 因爲，因爲他，他已經是死了。

樹本 混賬東西！（衝出跑到樹後，沒身在黑暗裏看不見了。）

老張（要追蹤前去）少爺！……少爺！……（拉阿四）快去，跟着少爺！

阿四（不走）這可不是好玩的。你……

老張（向前看了一眼）跑到樹後邊去了。

（鳥叫）

阿四 (停步) 哎喲！什麼聲音？

老張 是你闖的禍，還不快去看顧少爺！

阿四 (不動) 誰能夠跟着少爺那股傻勁兒跑，什麼事都要追根究底。我們怎麼……怎麼鬥得過它……它是刀槍不入……

老張 (埋怨) 真是……怎麼想得起來的？少爺學堂裏剛回來兩天，你就帶他到這兒來，你不是不知道，……這兒一直鬧鬼。

阿四 是他要來的，他說他不怕，洋學堂的老師都說過，沒有鬼。我說，我看見過，我不過隨便講講，他怪我疑心病，我說：不信，夜裏你到這井旁邊走一趟，他當真就來了，要查看查看。

老張 還拉了我們。這一下可好了，真遇見鬼了，回頭要是出了什麼亂子，老爺問起來，該怎麼說？總是我們當下人的倒霉，老爺的脾氣你比我知道。

阿四 (怕) 那……那不能怪我……

老張 二太太準是被它迷死的！你告訴少爺沒有？二太太是投井自殺的。

阿四 那怎麼敢說？老爺不是關照過，不許在少爺面前露一句口風。

老張 那你爲什麼引他到井邊來？

阿四 不是我，是他自己要……(一提起井，毛髮悚然，對着井) 井，這個井黑

洞洞地，好怕人，要不是二太太死後，老爺發狠堵上了它……

老張 可不就爲了這個，我看是老爺失着，「牠」沒地方上窩，還不跟你攪上了。

阿四 找不到替身，它是不會放手的，就這末一個又一個的……（突然）什麼？

（好像看見了什麼）那……（指井）……

老張 （也對井看了一眼）呀？……沒有啊！

阿四 好像……好黑啊！我看不清楚。

老張 把你的燈籠點起來。

阿四 （恍然）對了，對了，我怎麼忘記了點燈籠？傻瓜！（摸衣袋）我的洋火？他媽的，洋火到哪兒去了？我明明帶了出來的。

老張 （檢出一盒火柴來。）我這兒有。

阿四 （接過來）快劃起來，要是有點亮！（顛巍巍地，劃了一根火柴，馬上給吹熄了，大驚。）不好，這陣陰風，不是……來了，來了！（燈籠落地，不顧，要走。）

老張 在哪兒？

阿四 （亂指）這兒！（又指一處）這兒！（但是全沒有）快走！

老張 聽！

(靜悄悄地，沒有聲音)

老張 我好像聽見什麼聲音。

阿四 快走吧！嚇死我了。

老張 點起燈籠找少爺一起回去。(拾起燈籠點燈)

阿四 (無可奈何地) 好……好吧！真是傻，傻少爺，不信鬼，要捉鬼，反給鬼捉了去。

老張 走啊！

阿四 你先走。(老張在前面走，他看看後面，又害怕起來) 你等一下，你走在後面好不好？燈籠讓我拿着，我走前面。

老張 (給他燈籠，自己走在後面。) 年青小夥子，這末不濟事，害怕得像什麼似的。

阿四 不是怕，你們老頭子，自然不同了，你們跟鬼近乎些。

老張 你說什麼？

(風聲)

阿四 沒……沒說什麼，快走！快走！(直向小路走去)

(有足步聲)

老張 (停住) 誰走來了?

阿四 啊! (要跑)

老張 給我燈籠! (接了向前照看)

(樹本從樹後走了出來)

阿四 (喘了口氣) 少爺!

老張 看到了沒有?

阿四 到底是什麼樣兒?

樹本 (坐在井欄上) 追到那兒，就不見了。

阿四 鬼比人跑得快，少爺，你是追不上的，他會變，說不定會變一隻貓，一棵樹，把你迷惑着，你要是追下去，會上他的大當。

樹本 (沈吟) 這……不大像鬼……

老張 怕是少爺陽氣太盛，把他沖散了。

樹本 我想也許是個小偷。

阿四 小偷? 少爺! 不信鬼，可隨你，小偷，絕不會是。他敢跑到咱們司令公館裏來? 「老虎」他會不知道? 他有幾顆腦袋? 敢到「老虎」頭上撲蒼蠅?



老張 鬼總是有，少爺！還是回去吧！

樹本 不用管我，我在這兒想。……

老張 阿四，總是你不好，瞧，惹得少爺死七八賴地坐在這兒發傻氣。

樹本 （不高興）你說我傻？

老張 不，少爺，我沒有說，少爺，我是說，是說……

樹本 說什麼？

老張 我是說……說……跟鬼鬧總有點傻，傻……少爺！

樹本 （憤怒）你還說！

老張 小的不敢！

樹本 那你就待在這兒，不弄清楚這件事，不要想回去睡覺。

老張 （無法，坐在石橋上）是，少爺！

阿四 那末我……

樹本 你也得留下。

阿四 （毫無辦法，只好硬着頭皮）好，我陪着少爺！（傍着老張也坐下）

樹本 （自語）完全是不合學理的，反科學的事。（突然）老張，依你說，一定  
有嗎？